

平江不肖生 著

# 江湖奇侠传

上

传

平江不肖生

现代武侠小说的奠基者

以江湖与武林的迷幻离奇

开启了和旧的侠客传奇大为不同的一副新面目

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重要的思想

都是从平江不肖生这里开始的……



平江不肖生 著

# 江湖奇侠

传

上



平江不肖生，

现代武侠小说的奠基者，

以江湖与武林的迷幻离奇，

开启了和旧的侠客传奇大为不同的一副新面目。

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重要的思想，

都是从平江不肖生这里开始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奇侠传/平江不肖生著. —长沙:岳麓书社,2009

ISBN 978 - 7 - 80761 - 147 - 9

I. 江… II. 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5246 号

**江湖奇侠传(上、下)**

作    者:平江不肖生

责任编辑:杨云辉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39.75

字数:1200 千字

印数:1—6,000

ISBN 978 - 7 - 80761 - 147 - 9/I · 865

定价:65.00 元

承印: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 出版说明

平江不肖生（1889—1957），本名向恺然。曾两渡日本，并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回国后历任湖南国术研究所秘书兼教育长，安徽大学教授，湖南省参议等。一九四九年随程潜起义后，先后任湖南省文史馆员、省政协委员等。六十八岁时病逝。

平江不肖生文武双全，从小就爱好武术和文学，而且两方面都有不菲的成绩。他创作了很多作品，在当时国内及海外的华人社会中影响很大，他的著作既有如《拳术见闻录》、《拳师言行录》等反映其武术见解和习武经验的著作，也有如《留东外史》、《留东新史》等揭露清末留日学生恶现状的谴责小说，更有如《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江湖大侠传》（又名《玉玦金环录》）等多部使作者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武侠小说。

我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以民国时期印行过的版本为底本出版了他的《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留东外史》等，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了纪念这位为我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著名通俗文学作家，为了向爱好通俗文学的读者提供一种值得一读的传统通俗读物，我们准备陆续将平江不肖生的作品呈献给广大读者。

当年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平江不肖生的生平以及他的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我社曾约请他的夫人成仪则和他的公子向一学各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这次出版平江不肖生的作品，我们仍然将这两篇回忆文章附录在《江湖奇侠传》之后，以供读者参考。





# 自传

向恺然

我姓向，名恺然，六十二年前出生于湖南湘潭油榨巷向泰隆伞店内。我祖父是开这伞店的，很积了些财产，因此送我父亲读书，在湘潭一般读书人里面颇有点名望。我五岁的时候，也开始读书了。我家原籍平江，祖父死后，我父亲将伞店歇业，全家搬到平江居住。那时我十一岁了，我父亲将我引进了旧文字的堡垒，打算猎取科名。可是八股还没有成篇，清政府已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取士。到十四岁文字勉强清顺，可望出考，清政府却又把科举废了，改办学校。就在十四岁这年考进了高等实业学堂。但是只读了一年书，便因闹公葬陈天华风潮被开除了学籍。那时曾经学校剔退过的学生想另考学校是不容易的。因此只得要求我父亲变卖了田产，自费去日本留学。无目的无计划地在日本混过了几年，在宏文学院毕了业。民国二年回国，那时家业已经中落，无力再往日本。在岳州洞庭制革厂当书记，这厂的总经理是军事厅厅长程潜兼的。这年倒袁运动，湖南出兵北伐，我任职北伐第一军军法官，失败后，随第一军总司令程子楷再往日本。因生性爱好文学和武术，这时虽在中央大学上课，对政治、经济不感兴趣，终日我和日本柔术家、剑术家、射箭师来往。民国三年因愤慨一般亡命客的革命道德堕落，一般公费留学生不努力、不自爱，就开始著《留东外史》，专对以上两种人发动攻击。党人仇鳌、易象和，公费留学生张定、余耀枢都同情我的著作，大家凑钱帮我出版。因为被我唾骂的人太多，用笔名“平江不肖”。

生”，不敢写出我的真名实姓。民国四年返国参加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跟着江西革命军总司令董福开搞革命工作，被派赴韶关说韶州镇守使朱福全反袁，遇海珠之变，几遭龙济光毒手。不久，袁世凯死了，我回上海无所事事，便以卖文为业。直到民国十六年，所著小说有《留东外史》、《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等书，志在提倡尚武精神，打击豪强兼并分子。民国十六年回湖南，受朋友的招请，任职三十六军军部秘书，参加大革命，在开平驻军年余。民国十八年辞职居北平，任奉天辽宁新报特约小说撰述。民国十九年到上海，仍以卖文为业，所写多提倡国术的短篇文字。流行社会的有《拳术见闻录》、《拳术传新录》、《拳师言行录》、《猎人偶记》等书。民国二十一年回湖南办国术训练所及国术俱乐部，两次参加全国运动会，湖南皆夺得国术总锦标。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起，随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到安徽任总办公厅主任，转战至大别山，兼任安徽学院文学系教授。在程潜主湘政时回湘，任省政府参议。解放后生活无着，重理笔墨，著《革命野史》一书。因销数太少，无力继续出版。从去年九月起，每月受领军政委员会津贴食米一市担，家有继配成氏和小女儿六人，不足维持生活。

公元 1951 年 2 月自传于长沙南门青山祠一号

目  
录

第一回	装乞丐童子寻师	00一
第二回	述往事双清卖解	00八
第三回	红东瓜教孝发庄言	0一六
第四回	董禄堂喻洞比剑	0二四
第五回	万二呆打鱼收义子	0三一
第六回	述前情追话湘江岸	0三九
第七回	陆小青烟馆逞才能	0四七
第八回	陆凤阳决心雪公愤	0五四
第九回	失镖银因祸享声名	0六二
第十回	木枪头亲娘饯别	0七〇
第十五回	吕宣良差鹰救桂武	0七七
第十二回	跛叫化积怨找仇人	0八五
第十三回	罗慎斋八行书救小门生	0九三
第十四回	大乡绅挽留周教师	一〇一
第十五回	小侠客夜行丢裤	一〇七
第十六回	湘江岸越货劫书箱	一一四
第十七回	指迷路大吃八角亭	一二二
第十八回	小侠客病试千斤闸	一二八
第十九回	坐木龛智远入定	一三五
第二十回	化公子和尚显神通	一四二
第二十一回	逢拐骗更被火烧	一五〇
第二十二回	香山城夫妻行巧骗	一五七



第二十三回	练飞刀惨掳童男女	忧嗣续力救小夫妻	一六五
第二十四回	迁兴宁再练童子剑	走南岳惊逢智远师	一七二
第二十五回	小剑客采药受惊	新进士踏青被骗	一七八
第二十六回	古庙荒山唐采九受困	桃僵李代朱光明适人	一八五
第二十七回	光明婢夜走桂林道	智远僧小饮岳阳楼	一九三
第二十八回	剪纸枷救人锁鬼	抽芦席替夫报仇	二〇〇
第二十九回	土地庙了道酬师	义冢山学法看鬼	二〇八
第三十回	小豪杰矢志报亲仇	勇军门深心全孝道	二一五
第三十一回	入深山童子学道	窥石穴祖师现身	二二五
第三十二回	惊变卦孝子急亲仇	污佛地淫徒受重创	二三二
第三十三回	述奸情气坏小豪杰	宣戒律枪杀三师兄	二四〇
第三十四回	动念诛仇自惊神验	无钱买渡人发杀机	二四七
第三十五回	偷路费试探紫峰山	拜观音巧遇黄叶道	二五三
第三十六回	诛旱魃连响霹雳声	取天书合用雌雄剑	二六三
第三十七回	未先生卜居柳仙村	沈道姑募建药王庙	二七三
第三十八回	药王庙小和尚变尼姑	柳仙村沈道姑收徒弟	二八四
第三十九回	陆伟成折桂遇奇人	徐书元化装指明路	二九三
第四十回	朱公子运银回故里	假叫化乞食探英雄	三〇〇
第四十一回	卖草鞋乔装寻快婿	传噩耗乘间订婚姻	三一一
第四十二回	魏壮猷失银生病	刘晋卿热肠救人	三二一
第四十三回	巧机缘深山学道	显法术半路劫银	三三二
第四十四回	还银子薄惩解饷官	数罪恶驱逐劣徒弟	三四一
第四十五回	乌鸦山访师遭白眼	常德府无意遇奇人	三五一
第四十六回	铜脚道运米救饥民	陆伟成酬庸清道藏	三五九
第四十七回	探消息误入八阵图	传书札成就双鸳侣	三六六
第四十八回	遭人命三年败豪富	窥门隙千里结奇缘	三七七
第四十九回	奇风俗重武轻文	怪家庭独男众女	三八七
第五十回	做新郎洞房受孤寂	抢软帽鱼水得和谐	三九五
第五十一回	出虎穴仗雄鸡脱险	附骥尾乘大鸟凌空	四〇四
第五十二回	钱锡九纳宠受恓惶	蒋育文主谋招怨毒	四一二





第五十三回	熏香放火毒妇报冤仇	拔刀救人奇侠收双女	四二〇
第五十四回	杨赞廷劫财报宿怨	万清和救难释前嫌	四三一
第五十五回	靠码头欣逢戚友	赴边县谊重葭莩	四四〇
第五十六回	临苗峒误陷机关	入歧途遽逢孽障	四四七
第五十七回	布机关猛虎上钓	合群力猴子称雄	四五三
第五十八回	谢援手瓦屋拜奇人	惊附身璇闺来五鬼	四六〇
第五十九回	踞内室邪鬼为祟	设神坛法师捉妖	四六七
第六十回	绝永患街头埋鬼物	起深惊桥下见幽灵	四七三
第六十一回	闻哭泣无意遇娇娥	诉恨由有心钩壮士	四七九
第六十二回	蓝辛石月下钉妖精	宋乐林山中识神虎	四八五
第六十三回	肆凶暴岗头狂发啸	求慈悲龛下细陈词	四九二
第六十四回	除孽障几膏虎吻	防盗劫遍觅镖师	四九九
第六十五回	失富儿镖师受斥责	夺徒弟大侠显神通	五〇五
第六十六回	卢家堡奇侠抢门生	提督衙群雄争队长	五一一
第六十七回	开谛僧峨嵋斋野兽	方绍德嵩岳斗神鹰	五一九
第六十八回	睹神鹰峰巔生钦慕	逢老叟山下受嘲讽	五二八
第六十九回	伏猢狲神术惊苗峒	逢妖魅口腹累真传	五三四
第七十回	抢徒弟镖师挨唾沫	犯戒律岳麓自焚身	五四一
第七十一回	论戒律金罗汉传道	治虚弱陆神童拜师	五四八
第七十二回	访名师叹此身孤独	思往事慰长途寂寥	五五六
第七十三回	值佳节借宿入丛林	度中秋赏月逢冤鬼	五六二
第七十四回	逼出家为窥秘密事	思探险因陷虎狼居	五六七
第七十五回	破屋瓦救星来月下	探莲台冤鬼泣神前	五七三
第七十六回	坐渡船妖僧治恶病	下毒药逆子受天刑	五七八
第七十七回	遭灾劫妖道搭天桥	发慈悲剑仙授密计	五八九
第七十八回	射毒蟒大抚台祭神	除凶僧小豪杰定策	五九六
第七十九回	常德庆中途修宿怨	陈继志总角逞英雄	六〇二
第八十回	游郊野中途逢贼秃	入佛寺半夜会淫魔	六一一



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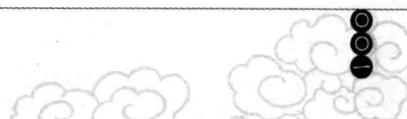
第一回

## 装乞丐童子寻师 起宝塔深山遇侠

从长沙小吴门出城，向东走去，一过了苦竹坳，便远远的望见一座高山，直耸云表。山巅上一颗白果树，十二个人牵手包围，还差二尺来宽，不能相接。粗枝密叶，树下可摆二十桌酒席。席上的人，不至有一个被太阳晒着。因为这树的位置，在山巅最高处，所以在五六十里以外的人，都能看见他和伞盖一般，遮蔽了那山顶。那山横跨长沙、湘阴两县，长只六十馀里，高倒有三十馀里。从湘阴那方面上山，虽远几里路，然山势稍缓，走的不大吃力。从长沙这方面上去，就是巉岩峻削，不是精力极壮的人，决没有能上去的。长沙、湘阴两县的人，都呼那山为隐居山。故老相传，说那山在清初很有几个明朝遗老隐居在里面，遂称为隐居山。

这隐居山底下，有一个姓柳名大成的，原是个读书人。只因读过了四十多岁，尚不曾捞得一个秀才，家里又有不少的祖遗产业，父母都亡故了，便懒得再去那矮屋里受罪。他夫人陈氏，容貌既端庄，性情又贤淑。因此伉俪极为相得，中年才得一子，就取名一个迟字。

那柳迟生长到四岁，无日不在病中，好几次已是死过去了。柳大成延医配药，陈夫人拜佛求神，好不容易才保留了这条小命。然性命虽保留了，直病得枯瘦如柴，五岁还不能单独行走。加以柳迟的相貌生得十二分丑怪，两眉浓厚如扫帚，眉心相接，望去竟像个一字。两眼深陷，睫毛上下相交。每早起床的时候，被眼中排泄出来的污垢胶着了，睁不开来。非经陈夫人亲手蘸水替他洗涤干净，无论到甚么时候，也不能开眼见人。两颧比常人特别的高，颧骨从两眼角，插上太阳穴。口大唇薄，张开和鱖鱼相似。脸色黄中透青。他又欢喜号哭，哭时张开那鱖鱼般的



嘴，谁也见着害怕。柳大成夫妇，有时带着他去亲戚朋友家，人家全不相信这般一对漂亮的夫妇，会生出这们奇丑的儿子。只是柳大成夫妇因中年才生这个儿子，自后并不曾生育，夫妇两个痛爱柳迟的心，并不因为他生得奇丑减少毫发。

柳迟到了七岁，柳大成便拿了一本《论语》，亲教柳迟读书。柳大成夫妇的意思，多久就虑及儿子不能读书，不过打算略试一试。若真是不能读，便不枉费心血。谁知只教一遍，即能背诵出来。柳大成逐页的教，柳迟竟能逐页的背。并且教过一遍的，隔了十天半月问他，仍然背的一字不差。这才把柳大成夫妇，欢喜得不知如何才好。但是柳迟虽有过目成诵的天才，却是极不愿意读书。不愿意读书，本是小孩子的通病。只是普通不愿意读书的小孩，必是贪着玩耍。哪怕玩耍的极无意识，集合无数小孩，三个成群，四个结党，闹得个乌烟瘴气。这类顽皮生活，总是寻常小孩免不了要经过的阶段。

这柳迟很是作怪，他从来不曾和左邻右舍的小孩在一块儿闹过一次，也不学那些小孩玩耍的举动，他不读书的时候，不是坐在位上，抬起头呆呆的望着楼板；便是站在丹墀里，发了呆似的，望着半空中飞走的乌云、白云。有时数墙上的砖，有时数屋上的瓦。见人家厅堂上悬了屏条，屏条上写的是大字便罢，若是小字，他必得从头至尾，数个清楚，柳大成夫妇也禁止他不了。

这们过了两年，他却练成了一种极奇特的本领：凡是多数在一块儿的物件，一落他的跟，即能说出一个数目来，不多不少。他的性质，虽不欢喜和小孩做一块，只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他倒欢喜去亲近。那地方上年老的人，也都喜和他东扯西拉的说故事。

是这们和许多老头儿混了一年，柳迟的性情又改变了。见了寻常混做一块的老头儿，他都不大答理了，却看上了一班叫化子。凡是来他家讨钱、讨饭的乞丐，他在里面一听得这声音，便和甚么最亲爱的人到了一般，来不及的跑出来。给了钱，又给饭，又给衣服，还得问那叫化的姓名，住址。有时高兴，约齐了无数的叫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聚做一块儿。他自己也装成一个叫化模样，或在桥洞底下，或在破庙里面，大家说也有，笑也有。若是天色晚了，便不归家，拣一个和自



己说得来的叫化，在一条稿荐里面睡觉。柳大成夫妇虽痛爱儿子，但见儿子这般不长进，也实在有些气忿不过。将柳迟叫到跟前，训饬了好几次。无奈柳迟听了，只当耳边风。一转眼，又是右手拿棍，左手提篮，跟着老叫化走了。

湖南的叫化，内部很有些组织，阶级分的极严。不是在内部混过的人，绝看不出这叫化的阶级来。他们显然的表示，就在背上驮着的讨米袋。最高的阶级，可有九个袋。以下低一级、减一个袋。柳迟和许多叫化混了三年，背上已有驮七个袋的资格了。

一日，他讨了一袋米，走一个村庄经过。见晒稻子的场里，有十来只鸡，在青草里寻虫蚁吃。其中有一只老母鸡，大约有四五斤重。柳迟从袋中掏出一抓米来，把老母鸡引到跟前。顺手抢着鸡项脖，左手往鸡肚皮下一托，那只老母鸡，就到了柳迟的手。只翼膀略扑了两扑，连叫都没叫出一声。他们同伴偷鸡的手法，都是如此。最难偷的，是大雄鸡。雄鸡会跳跃，不肯伏在地下不动。老母鸡的性质，见人向他伸手，十九伏在地下。不过去攫的时候，总得叫一两声。所以下手就得抢着鸡项脖，使他叫不出声。左手托着鸡肚皮，鸡自然不会叫了。

柳迟既得了那只老母鸡，即走到河边，拾了一片碎磁，把鸡杀死。并不剥毛，只破开肚皮，去了肠杂，放下些椒盐、五香、酱油、白醋之类的东西在鸡肚皮里面，拿线扎了起来。调和许多黄泥，将鸡连毛包糊了。再从身上抽出一条大布手巾来，把讨来的米，倒在手巾里，就河水淘洗干净，用绳将毛巾扎好，也用湿黄泥包糊。然后走到山中，寻了些枯枝干叶，拣土松的地方，掘一个尺来大、尺来深的洞。先把黄泥糊的母鸡放在洞里，将枯枝干叶纳满了一洞，取火点燃了，接连不断的添些。

是这们烧过了一个时辰，黄泥已烧得透心红了，柳迟才把鸡取了出来。趁那洞里正烧得通红的时候，把黄泥包的米放下去，只略略加了些儿柴在上面，那生米便能煨成熟饭。柳迟才添好了柴火，心里忽然寻思道：“有这们好的下酒物，没有酒，岂不辜负了这鸡吗？好在身边还有几文钱，何不去买点儿酒来，再剥鸡子呢？”主意已定，就拿了一只碗，到近处酒店里买了酒。

回到山上，一看火洞的柴枝上面，竖了一片尖角瓦，心里登时吃了



一惊。暗想：这深山穷谷之中，哪有本领很大的人来寻我的开心呢？原来，叫化子伴里，有这种极大的规矩：不是阶级很高的叫化，不能是他们弄饭菜吃。在这种场合，若是有同道的经过，在火洞上竖一片尖角瓦，谓之起宝塔；在火洞旁边竖一根柴枝，谓之竖旗杆。不是在叫化子伴里最有本领的，阶级最高的，决不敢玩这种花头。烧饭的叫化遇了这种表示，必得停了饭不吃，在山前山后，寻找这起宝塔或竖旗杆的人。寻着了，彼此攀谈几句江湖话，果是本领不错，就请来同吃。

柳迟这日既发现了宝塔，便放下手中的酒，四处张望，却不见一个人影。在山底下都寻遍了，也是没有。回身走上半山，只见一个老道人，身穿一件破布道袍，背上驮一个黄布包袱，坐在一块石头上打盹。身旁放着一口六七寸宽、尺多长的红漆木箱。木箱两旁的铜环上，系了一条蓝布带。大约是行走时，将蓝布带绊在肩上的。柳迟心中忽然一动，觉得这老道不是寻常人。随即双膝跪在地下，磕头说道：“弟子求师三年，今日才遇见师傅了。望师傅开恩，收我做个徒弟。”说罢，又连连磕头。那老道合着双眼不瞧不睬，好像是睡着没有醒来。柳迟磕过了十多个头，膝行移近了两步，又磕头如前说了一遍。老道醒来，揉了揉眼睛，打量了柳迟几下，口里喝了一声道：“我也和你一样，在外面讨饭糊口，那里有钱打发你？你不看我身上穿的衣服，像是有钱打发叫化子的人么？”柳迟听了一点儿不犹疑的答道：“师傅可怜弟子一片诚心，求师求了三年，今日才见着了师傅。师傅慈悲，收了我罢！”老道哈哈笑道：“原来你想改业，不做叫化，要做道士。也好，我讨饭正愁没人替我驮包袱，提药箱。你要跟我做徒，就得替我拿这两件东西。但怕你年纪太轻，提不起，驮不动，那便怎好呢？”柳迟至诚不二的说道：“弟子提不起也提，驮不动也驮，师傅只交给弟子便了。”老道立起身来笑道：“你就提着这药箱走罢。”说话时，好像闻着了甚么气味似的，连用鼻嗅了几嗅道：“不知是哪一家的午饭香了，我们就寻这饭香气，去讨一顿吃罢。”柳迟也立起来，伸手提起那药箱，说道：“这饭香气，是弟子预备着孝敬师傅的。就在前面，请师傅去吃罢。”老道又哈哈大笑道：“我倒得拜你为师才好！你能弄得着吃，还有多馀的请我，不比我这专吃人家的强多了吗？”



柳迟引老道到了火洞跟前，把讨米袋折叠起来，给老道做坐垫。老道自己打开药箱，取出一个竹蔸雕成的碗来。柳迟剥去鸡上黄泥，鸡毛不用手捋，都跟着黄泥掉下来了。老道全不客气，一面喝着酒，一面用手撕了鸡肉，往口里塞，不住的点头咂舌说：“鸡子煨得不错，只可惜这乡村之中，买不着好酒。”柳迟道：“好酒弟子家中有，且等弟子去取了来何如呢？”老道摇头道：“已用不着了。好酒来了，没有这们好的下酒菜，也是枉然。你家的好酒，留着等你下次又煨了这们好的鸡的时候，再请我来吃不迟。”柳迟连忙应是。没一会，酒已喝得点滴不剩，鸡也只剩下些骨子了。老道举起竹蔸碗，向柳迟道：“拿饭来，做一阵吃了罢。”柳迟取出饭包，刨去了面上黄泥，解开扎口的线，估料饭多碗小，承贮不下，打算从自己袋里拿一个碗来，和老道分了吃。老道指着饭包说道：“快倒下来给我吃，不要冷了，走了香味。”柳迟不好意思不往竹蔸碗里倒，谁知一大包饭倒下去，恰好一碗，一颗饭也没有多馀，更不好意思再从竹碗里分出来。只好双手捧着，递给老道。老道接过来，就用手抓着，往口里吃。一边吃一边说道：“这是百家米，吃了是可以消灾化难的。不过这里面有一大半太粗糙，吃下去哽的喉咙生痛。你下次讨了这种粗糙米的时候，我叫你一个好法子，可以使粗糙的立刻都变成上等熟米。你这袋里，不是有竹筒吗？把讨来的粗糙米，都放在竹筒里。抓一把竹筷子，慢慢一下一下的舂，舂到一千下开外，簸去筒里的糠屑，不都变成上等熟米了吗。”

柳迟听了，暗想：师傅也是我们这圈子里的老手，我难道真是讨饭的人，拜了师，还学这些玩意？当下也不敢说甚么，只是点头应是。老道大把的抓着吃，一会儿就吃了个一干二净。柳迟忍着饿，立在旁边。老道仍将竹蔸碗纳入药箱，立起来伸了个懒腰，双手摸着大肚皮笑道：“这顿饭扰了你，算吃了个半饱。我就住在清虚观，你下次煨了这们肥的鸡子，再给我一个信，我不和你们小孩子讲客气。圣人说过的：有酒食，先生馔。你一有信给我，我就来叨扰，决不教你白跑。”柳迟道：“清虚观在甚么所在？弟子实不知道，得求师傅指示。”老道打量了柳迟两眼笑道：“你既不知清虚观的所在，便说给你听，你也找寻不着，罢了，你提了药箱，跟我一道儿去罢。”柳迟欢喜得又爬在地下磕头。先



背好了自己的讨米袋，一手挽着药箱，跟定老道，走了二十多里路。

天色已渐渐向晚了，柳迟肚中实在饥饿不堪，两腿又走得乏极了，忍不住问道：“师傅的清虚观在甚么地方，此去还有多远的路呢？”老道随便点点头，有声没气的应道：“大概还远了。你力乏了，走不动么？就坐在这里歇歇也使得。但是我肚中，又觉得有些犯饥了，哪里再有一只那们好的煨鸡，给我吃一顿才好。”柳迟道：“这时天色不早了，人家的鸡都进了埘，如何弄得到手呢？并且就有鸡，一时也难煨熟，弟子袋里的米，也没有了。师傅既是肚中犯饥，请在这里坐坐，弟子就去讨一碗热饭来。此刻正是人家晚饭时候，讨来必是热的。”老道又点了点头道：“这便生受你了。我坐在这里等着，好孩子就去罢，我肚中饥得难过了。”柳迟即将药箱放在老道身边，背了讨米袋，急急忙忙，望屋上有炊烟的人家走。亏得他年纪轻，人家瞧着他可怜，都肯给他饭。连讨了三五家，集聚了一竹筒热饭。恐怕冷了，师傅不好吃，拿几个袋，将竹筒包裹起来。饶着自己的饥火中烧，馋涎欲滴，也不敢先吃一点。

跑回原处一看，哪里有个老道呢？柳迟心里着急，口里连声呼着：“师傅在哪里？”呼了几声，不见有人答应。再低头一看，那红漆药箱仍放在一块石头旁边。心想：师傅刚才确是坐在这块石头上，这箱是放下的，并不曾移动，师傅若是走了，怎么不把药箱带去哩？我又不知道清虚观在甚么地方？这夜间教我去哪里寻找呢？莫不是师傅到僻静地方大解去了，恐怕我回头，认作他走了，所以特留下药箱，使我好在这里等候？不然，就是因我讨饭去久了，他等得不耐烦，自去各村庄找我，仍是怕我回头错过，留下这箱子，免得我跑开？没法，只得坐在这里等。柳迟想罢，便挨着药箱坐下来。天色一阵黑暗似一阵，看看已对面不见人了，还不听得一些儿声息。又不知道这块叫甚么地名，因平日不曾来过，并不知道是哪一县境所属。禁不住心中慌急，倒把肚中饥饿忘了。足等候了两个时辰，没有动静，只得把讨来的饭吃了。提了药箱，走到地势略高的所在，向四面张望，看何处有灯光，即到何处投宿。四周都看了一遍，全没一点儿光亮。心想：今夜只怕要在树林中歇宿了。但是得拣一处青草深厚的所在，上面有树枝盖着，才不至受凉。遂带走带寻



觅可歇宿的地方。

转过一只山嘴，忽见一盏很明亮的灯光，从树林中透了出来。柳迟登时把一颗心放下了。随向有灯光处走去，走到临近一看，原来是一座很庄严的庙宇。庙门大开着，神殿上点着一盏大琉璃灯。柳迟立在门外，朝庙里张看。神殿上不见一人，静悄悄的，觉得有一股阴森之气袭来，身上的毛发，都不由得直竖起来。偶抬头见大门牌楼上，悬着一方金字大匾。借着星月之光看去，分明是清虚观三个大字，不觉失声说道：“好了，清虚观在这里了。”胆气立时壮起来，大踏步上了神殿。一个小道童正伏在神案上面打盹，听得脚步响，拔地跳起身来，对柳迟大喝道：“哪里来的穷叫化？怎么讨吃到我庙里来了呢？还不快给我滚出去！幸亏我不曾睡着，你打算来偷这口铜磬么？”柳迟也大喝一声道：“胡说，谁教你这东西偷懒，坐在这里打盹，大门也不关上呢？”小道童一眼看见了柳迟提的那药箱，即转了笑容，问道：“你是送药箱来给我师傅的么？我多久就坐在这里等你，坐的撑支不住了，才伏在案上打盹。”柳迟也忙转笑脸答道：“很对不住，劳师兄久等。不知师傅可曾吩咐了甚么话？”小道童答道：“师傅只吩咐等你一到，就带去见他。”柳迟喜不自胜的卸下背上的讨米袋，双手捧了药箱，随小道童引进一间洁净无尘的房内。只见老道盘膝坐在一张床上，垂眉合眼，像是睡着了。柳迟偷眼看老道的衣服，灿然夺目，哪里是白天看见的那件破道袍呢？床的两边，烧着两枝臂儿粗的大蜡烛，床前放着一个蒲团。老道身后的壁上，悬挂一把三尺来长的宝剑和一个朱漆葫芦。柳迟不敢慢忽，双膝跪下蒲团，将药箱顶在头上，说道：“弟子送药箱来了。”老道两眼一睁，即有两道光芒射将出来，和闪电一样，柳迟不禁吓了一跳。不知老道是何许人？传了柳迟甚么本领？且待第二回再说。





## 述往事双清卖解 听壁角柳迟受惊

柳迟吃了一惊，忙低头不敢仰视。老道教道童将药箱接过去，微笑点头说道：“你今夜必已十分疲乏了，且去安歇了，明早再来见我。”说时，随向小道童道：“你将来须他帮扶的时候不少。他此刻年纪比你轻，又系新拜在我门下，凡事你得提引着他。你要知道，我得收他做徒弟，是我的缘法；你得交他为师兄弟，也是你的缘法。他的夙根，深过你百倍，道心又诚，其成就不可限量，你须记取着我的言语。”小道童垂手静听。老道说毕，仍合上两眼。

小道童引柳迟到外面，低声问柳迟的姓名、住址，柳迟一一说了，回问小道童的法号，小道童道：“师傅替我取的名字，叫双清。”柳迟道：“师兄跟随师傅几年了？”双清掐着指头算了会道：“已是五年了。我本姓陈，乳名叫能官，山东曹州人。九岁的时候，被卖解的拐在河南，逼着我练把式，苦练了三年。从河南经湖北，一路卖解到湖南。挣的钱，着实不少。这回在长沙教场坪，用绳牵了一个大圈子，预备尽量卖三日，便去湘潭。第一日，我把所有的技艺全使了出来，看的人盈千累万，没一个不好，丢进圈子的钱很多。这日我因使力太久了些，玩到将近收场的时候，失脚从软索上掉了下来，但我仍是双足着地，并不曾跌倒。便是看的人，也没一个看出我是失脚来。

“谁知拐我的那周保义，混名五殿阎王，见我第一日就失脚掉下来，竟勃然大怒。当着众人，没说甚么，只向我瞪了一眼，我就知道不好。收场后，落到饭店里，我见饭店门首有一个卖药的道人，摊放许多纸包在地下，口里高声说道：‘不论肺痨气膨，年老隔食，以及一切疑难杂症，只要百文钱买一包药，无不药到病除，并可当面见效。’道人是这

